

天才大师
悬疑丛书

1699

卷之六



游戏高手

中国藏学出版社

(京) 新登字 058 号

责任编辑: 吴伟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游戏高手 / (美) 谢尔顿著. —北京: 中国藏学出版社,
1994.12

(世界文学名著丛书: 第一辑)

ISBN 7-80057-164-5

I. 游… II. 谢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VI. 1712.
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4) 第 12518 号

世界文学名著丛书(第一辑)
游戏高手

(美) 西德尼·谢尔顿著

*

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
(北京亚运村邮局 9704 信箱 100101)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4 字数: 380 千字

1994 年 10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0,000 册

ISBN 7-80057-164-5 / I · 15

定价: 每册 13.60 元 全套: 68.00 元

开 场

凯 蒂

一九八二年

宽敞的舞池里挤满了熟悉的鬼魂，全都是来为她庆生的；凯蒂·布莱尔看到一群鬼魂和那些真正有血有肉的人混杂在一起。当这批从另一个时空前来的访客和那些颈系黑色领带、身穿修长闪亮晚礼服，却丝毫不起疑心的宾客们一同滑进舞池时，在她看来，这幅景象倒成了一种如梦似真的幻影。有上百人参加这场在缅因州黑港西达山庄举行的宴会。“这还不包括那些鬼魂呢！”凯蒂心中讽刺暗想。

她是个纤细娇小的女人，高贵的举止让她看起来比实际还高。她拥有一张令人印象深刻的脸，值得骄傲的骨架，以及一对如拂晓般灰色的眼睛和坚毅的下巴，这是她苏格兰与荷兰祖先血统的混合结晶。美丽纯白的发丝会像黑色瀑布般绚烂茂盛，与象牙白天鹅绒衣裳优雅的褶边相得益彰，皮肤则因岁月增长而带来细致的不透明感。

“我不觉得自己已有九十岁了，”凯蒂心想，“多年来的岁月都到哪儿去了？”她注视舞池里翩翩起舞的鬼魂，“他们知道！他们都在那儿！他们是岁月的一部分，同时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。”她看到班达，他骄傲黝黑的脸庞露出愉快的笑容。还有她的大卫，心爱的大卫，看来既高挺、年轻又英俊，眼光里流露出她和他第一次坠入爱河时的神情。他正在对她微笑。这时，她心里在想：“快了，亲爱的，就快了！”她多么希望大卫还活着，能看到他自己的曾孙。

凯蒂的目光扫视大厅，直到看见他为止。他就站在乐队旁，看着乐师们演奏。他是个引人注目的英俊男孩，快八岁了，一头金发，身穿黑色天鹅绒外套和苏格兰呢裤，劳勃就像他高祖父杰米·麦克雷的翻版，他的肖像正挂在大理石壁炉上方。仿佛感觉到凯蒂正在注视似的，劳勃转过身来，只见她招手叫他过去；随着手指的摆动，她父亲一百年前在沙滩上挖掘出毫无瑕疵的二十克拉钻石，如今戴在她手上经由水晶吊灯的照射而闪闪发光。凯蒂带着喜悦的神情看着劳勃从跳舞的人群中挤过来。

“我属于过去，”凯蒂想，“他则是未来。总有一天，我们的曾孙将会接管克鲁格·布莱特企业！”他走过来了，她挪开些位置好让他坐在身边。

“你喜欢这生日宴会吗？曾祖母？”

“喜欢，谢谢你，劳勃。”

“乐队的水准一流，指挥更是帅呆了！”

凯蒂看着他，一时也给搞迷糊了，然后她眉头一张。“喔！我想你是说他很棒？”

劳勃对她露齿笑道：“没错，你一点儿也不像有九十岁。”

凯蒂笑了。“只有在我们两人之间我才没感觉我九十岁。”

劳勃把手放在她手上，他们就这样满足似地静静坐在那儿。两人之间八十二岁的差异，却带给彼此一种舒适的亲密感。凯蒂·布莱尔转头看着她的孙女跳舞，她和她丈夫无疑是舞池中最迷人的一对。

劳勃的母亲看到儿子和祖母坐在一起，心想：“多么不可思议的女人啊！时间无法影响她，甚至没人能猜出她这一生中经历过什么！”

音乐停了，指挥宣布：“各位女士先生，接下来我很荣幸为各位介绍劳勃少爷。”

劳勃捏了捏曾祖母的手，站起来走到钢琴前坐下，神情严肃、专心。这时，只见他的手指开始在琴键上掠过，弹奏起史克里亚宾（译注：俄国作曲家）的作品，琴音有如水面上月光微微泛起的涟漪。

他母亲边听边想：“他是个天才，长大后将成为伟大的音乐家，他已不再是我的小宝贝了，他即将属于这个世界！”当劳勃弹奏完毕时，随即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。

早些时候，晚宴在户外举行。宽调整齐的花园缀饰了灯笼、彩带和汽球，即盛大又华丽。乐师们在平台上演奏，仆役与女侍则安

静轻巧地在餐桌间穿梭，以确定巴卡拉大酒杯和利摩日餐器中的美酒和食物不缺。席间有人宣读一封美国总统拍来的电报。最高法院大法官此刻正向凯蒂举杯祝贺。

州长颂赞她：“……是这个国家的历史中，最不平凡的女性。凯蒂·布莱尔对世界各地数以百计慈善义举的捐赠，早已经成了传奇。布氏基金会在超过五十个以上的国家，对其间人类的健康及福祉都做了无上的贡献。借用一句已故首相邱吉尔的话：‘从来没有那么多人对一个人亏欠那么多的！’我有特别的机会进而了解凯蒂·布莱尔……”

“去你的！”凯蒂想，“没有人了解我，他说话的方式，好像在说什么圣人似的。如果这些人认识了真正的凯蒂·布莱尔，他们又会怎么说？一个小偷的种，而且一岁前就被人掳走。假如我把身上的子弹伤痕展示给他们看，他们又会怎么想？”

她转过头，看着那个曾经想除掉她的男人；凯蒂的目光越过他，滞留在阴影下的身形，那个女人戴着面纱遮住了脸。一阵模糊的掌声响起，凯蒂听到州长结束他的演说，然后开始介绍她出场。她站了起来，看着聚集一堂的宾客。她说话时，声音平稳而坚定。“我比你们其中每一位活得都要久，就像时下年轻人说的：‘这没什么了不起！’但是，我还是很高兴能活到这把年纪，因为若非如此，我就无法和你们这些亲爱的朋友同在这里了，我知道你们有些人为了今天晚上来看我，从大老远的国家赶来，而且一定因为旅途遥远感到很疲倦。如果我希望每个人都像我一样有精神，那也不公平！”

底下一阵哄堂大笑，掌声四起。

“感谢你们营造了这个值得纪念的夜晚，我将不会忘记。如果你们其中有人希望休息，房间已准备好了；至于其他的人，舞厅则有一场舞会。”又是一阵如雷的掌声，“此外，我建议各位在被我们著名的缅因风暴逮到之前，先进屋内吧！”

现在，晚宴和舞会都结束了，客人纷纷退下休息，就只剩下凯蒂和她的鬼魂们单独相处了。她坐在书房里，思绪回溯到过去的时光。突然间，她觉得很沮丧。“喊我凯蒂的人都不在了，”她想，“都过世了。”她的世界已经过去了。这不就是朗菲（译注：美国诗人）所说的：“记忆之叶在黑暗中发出悲伤的萧瑟之声。”她很快就会进入黑暗，但现在还不到时候。“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还未完成！”凯蒂想，“耐心点儿，大卫，我很快就会和你在一起了！”

“奶奶……”

凯蒂睁开眼睛，只见全家人鱼贯进入房间。她看着他们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她的眼睛就像毫无感情的照相机一样，绝不错失任何影像。“我的家族，”她想，“我的不朽，一个凶手、一个怪人和一个精神病患。布莱尔家族的骨干，难道这就是多年来的殷殷企盼、经历多少痛苦之后所得到的结果？”

她的孙女站在一旁：“你还好吗？奶奶？”

“有点儿累了，孩子们，我想我该上床了。”她站起身子往楼梯走去。就在这时候，屋外传来一阵隆隆作响的猛烈雷声，暴风雨骤然袭来。雨声仿如机枪开火般哗啦啦地打在窗户上。她的家人注视着一个小妇人，带着骄傲、挺立的身躯走到楼梯的顶端。窗外闪现几道电光火焰，几秒钟后，则是一声巨大的震耳雷响。凯蒂·布莱尔转过头往下垂视他们。她说话时，口语中带有她祖先的腔调：“在南非，我们都把这叫做超级暴风雨。”

过去和现在再度融合为一，她走过大厅回廊，进入自己的卧室，被昔日那些熟悉、愉悦的鬼魂们所包围。

第一部

杰 米

一八八三年～一九〇六年

第一章

“老天啊！这真是一场超级暴风雨！”杰米·麦克雷说。即使对从小在苏格兰高地狂风暴雨中长大的他而言，也从未见过如此凶猛的场面！下午的天空，刹时就被巨大厚重的风砂遮蔽，白昼瞬间成了黑夜，空气中燃烧的闪电——“火力”，南非白人都这么叫它——划过了灰蒙蒙的天空，接着是打雷——动天之雷，以及继之而来的倾盆大雨。滂沱大雨冲跨了成群的帐篷和铁皮小屋，并且把岩流镇上泥泞的街道，冲成了不忍卒睹的泥河。天空中的雷声隆隆作响，恍如交战中的大炮，一阵接着一阵。

当一间简陋的砖屋坍塌时，杰米·麦克雷赶紧躲到一边。他怀疑岩流镇是否还能支撑下去。

其实，岩流镇并不能算是真正的镇，只不过是帐篷搭盖成的聚落；一大片杂乱无章的帐篷、小屋和散篷车，聚集在威尔河堤旁，居民则全都是些眼神狂野的梦想家，他们从世界各地被吸引到南非，目的只有一个——钻石。

杰米·麦克雷就是其中之一，他只有十八岁，是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，高挺、金发，有一双令人惊讶的明亮灰眼。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吸引人的纯真，和一种惹人喜爱的热情，生性开朗，充满乐观进取的精神。

从他父亲位在苏格兰高地的农场开始出发，一路沿着爱登伯、伦敦、开普敦，到现在的“岩流镇”，他几乎旅行了八千英里路。他放弃原来与兄弟们跟随父亲一同在农场耕作，以及应有的继承权利。但是，杰米并不后悔。他知道他将获得千百倍于此的回报。他离开原有的安定生活，来到这片遥远、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因为他梦想发财。杰米并不害怕辛苦的工作，只是在亚伯丁北部多石的小农场耕

种的报酬实在太少了，他和兄弟们、姊姊玛丽，以及父母亲，一家人从早工作到晚，所获得的只够糊口罢了。有一次，他前往爱登伯市集，目睹金钱可以买到许多令人惊奇美妙的东西。健康时，金钱让你活得更舒畅；生病时，金钱也可以帮你解决生活所需与困境。杰米见识太多在贫穷中打转、死亡的朋友和邻居。

他还记得，第一次听到在南非发现钻石的最新消息时，他简直欣喜若狂。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就在那儿发现，就藏在松软软的沙土中，据说整个地区都是一大片等待开采的巨大宝库呢！

一个星期六晚餐后，他向全家人宣布这个消息。当时，他家人在简陋的木造厨房里，围坐在一张尚未收拾的桌子旁，他的声音羞涩，同时透露着些许的骄傲。“我要去南非挖钻石，下星期就出发！”

五双眼睛凝视他，仿佛他已疯了。

“你要去挖钻石？”他父亲问：“我看你八成脑袋有问题，小家伙，那全是神话！是魔鬼施展的诱惑魔法，好让人们不务正业！”

“你哪来的钱去南非？”他哥哥艾恩问，“这要绕大半个地球，可你一毛钱也没有！”

“如果我有钱，”杰米反驳道，“就不会去找钻石了，对不对？那地方没一个是有钱人，我可以和他们一样，我有大脑和强壮的身体，我不会失败的！”

他姊姊玛丽说：“安妮会很失望，杰米，她希望有一天能当你的新娘。”

杰米敬爱她姊姊，她年龄比他大，二十四岁，看起来却像四十岁。在她一生中，她从未拥有过一件美丽的东西。“我会改变这一切的！”杰米对自己许下承诺。

他母亲拿起盛着吃剩的燕麦杂碎粥盘子，静静走近铁制水槽。

当夜稍晚，她来到杰米的床边，温柔的把手放在杰米肩上，她的坚强涌进了他心中。“想做什么就去做，孩子。我不知道那个地方有没有钻石，但是，如果有，你一定能找到。”她从身后取出一只

磨旧的小皮袋，“我放了几镑钱在里面，你不必告诉别人，上帝保佑你，杰米。”

他前往爱登伯时，在他皮袋里一共有五十镑钱。

到南非的这趟旅程超乎想像的艰辛，杰米花了几乎一年时间才完成。他在爱登伯的工人餐厅找到一份侍者工作，直到他皮袋中增加了新的五十镑钱为止。然后，他去了伦敦，一时之间被这座城市的繁华、人山人海的群众、噪音和每小时可跑五英里的大型马车给吓坏了。到处都是小型的出租马车，搭载着头顶大帽子，身穿蓬裙和优雅小高扣鞋的美丽仕女。他满怀惊异目光看着步下马车的女士在伯灵顿拱廊市集购买银器、餐碟、服饰、皮革、陶具，另外还有充满神秘瓶瓶罐罐的药店，真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繁华地方。

杰米在费滋罗街三十二号找到住宿之地，一星期租金十先令，这是他能找到最便宜的房子。他整天耗在码头，看看有没有能带他到南非的船，晚上则遍游伦敦城里令人大开眼界的夜生活。有一晚，他不经意瞄到威尔斯王子爱德华，正从边门走进一家位于科芬公园旁的餐厅，手里还挽着一位美丽的女士，她头戴一顶大花边帽。杰米心想，如果是他姊姊戴的话，那该有多美。

杰米参加一场在水晶宫举行的音乐会，水晶宫是一八五一年为了博览会而建的。另外，他还参观杜鲁利街戏院区，利用中场休息时混进沙威歌剧院，那是全英国第一家装电灯的公共建筑。某些街道上也装有电灯，杰米还听说借由一种叫电话的奇妙新机器，两个人可分别在相隔很远的地方交谈。杰米觉得自己正在眺望未来。

尽管有这些新发明和改革，那年的冬天，英国仍处在经济危机的威胁之中。街上到处都是失业者和挨饿的人，到处也都有民众示威游行和街头抗争。“我得离开这儿！”杰米心想，“我来是为了躲避贫穷！”几天之后，在一艘准备开往南非开普敦的“惠默堡号”远洋船上，杰米被雇为随船服务员。

船在海上航行了三周，中途曾停靠马德拉岛和圣赫勒拿岛补给燃料之用的煤。隆冬更加添了这趟旅程的艰难，而且杰米从一启航就开始晕船。但是，他并未失去原有的兴奋，因为这艘船每天都带着他更接近宝藏。当船驶近赤道时，气候开始转变。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，冬天开始融解成了夏天；当他们接近非洲海岸，无论昼夜都异常闷热。

“惠默堡号”在晨雾黎明时分到达开普敦近海，小心谨慎的穿越罗宾岛麻疯区和南非大陆之间的狭窄海峡，最后就在桌湾抛锚。

日出前，杰米待在甲板上，着迷地看着晨雾散去，雄伟的桌山在城市上方逐渐朦胧展现。他终于到了！

此时，船很快就靠岸了，立刻有一大群长相奇特的人拥上甲板。这些人是为旅馆招徕顾客的——黑色、黄色、棕色、红色各色人种都有，他们疯狂拦截旅客的行李——一些小男孩，前前后后跑来跑去兜售报纸、甜点和水果，混血儿、回教徒和黑人车夫各自大声吆喝，希望有人租车。小贩们推着手推车叫卖饮料，希望引起旅客的注意。空气中乱哄哄的，到处都是大黑蝇，水手和挑夫边推边挤，一面叫喊一面穿过人群，旅客们则忙着集中行李照顾免得掉了。到处是一片混杂的叫喊声和噪音，全都是杰米没听过的语言。

“呜勒寂姆房得卡普呢？”

“黑诸勒买巴巴辛瓦格诸忍？”

“哗特比都太？”

“惠依斯都！”

他一个字也听不懂。

开普敦不像杰米曾经看过的任何城市，每栋屋子的外貌都不同。紧邻着一栋砖造的三层楼大仓库旁，是家铁皮搭的小商店，接

下来是一家装有手工玻璃窗的宝石店，而一间小蔬果店则和它毗邻而立，再下去是一栋看似摇摇欲坠的烟草店。

杰米被街上熙来攘往的男女老少给迷惑住了。他看见一个卡非族人穿着一件七八年代的老旧苏格兰呢裤，上身则穿了件外套，是用麻袋在头和手臂部分割开洞口缝成的。这个卡非人走在两个手牵手的中国人后面，这两个中国人身穿蓝色大褂，辫子则小心盘在锥型草帽下。另外，还有个神态稳重、头发已被太阳晒白的红脸波尔农夫，正用四轮运货马车载着马铃薯、玉蜀黍和绿色蔬菜；男人穿的是天鹅绒裤和外套，头戴阔边软毡帽，嘴上叼着长长的陶制烟管，昂首阔步走在他们的“老婆”前；那些“老婆”们盛装，头戴厚重黑面纱和大型黑丝阔边女帽。祆教徒的印度洗衣女工头上则顶着一大捆脏衣服，打从身穿红外套和戴头盔的士兵面前推挤经过。这幅景象实在是太神奇了。

杰米首先要做的是按船上水手介绍的地址找寻那家便宜的公寓。房东太太是个身材矮胖、胸脯丰满的中年寡妇。

她仔细打量杰米，笑了笑，“柔克那勒高得？”

他涨红了脸，“对不起……我听不懂。”

“英国人？你来这儿挖金块？还是找钻石？”

“钻石，女士。”

她拉他进屋子。“你会喜欢这儿的，我什么都有，可以提供像你这种年轻人的一切所需。”

杰米想知道她是否也包括在内，他希望不是。

“我是凡斯特太太。”她羞答答的说，“但我朋友都叫我蒂蒂。”她笑了笑，露出前排一颗金牙。“我有预感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，你可以问我任何事情。”

“非常谢谢你，”杰米说，“你能告诉我哪里可以弄到这座城市的地图吗？”

手上拿着地图，杰米开始他的探险。这座城市的一侧是朗得波士、克莱蒙特、韦勃等靠陆的聚落点，稀稀落落的农庄和葡萄园延展了九英里路。另一侧则是“海点”和“绿点”这些靠海的城郊聚落。杰米沿着河滨街和布里街的高级住宅逛过去，赞叹这些平顶遮檐、灰泥修面的两层楼大建筑，陡峭的阶梯从路旁开始升起。他就这样一直走着，最后竟是被一群大黑蝇把他赶回去的，仿佛他和它们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，这些苍蝇又黑又大，而且成群攻击。当杰米返回他住宿的地方时，发现房里也全是这些苍蝇，墙上、桌上、床上全都是。

他去找房东太太。“凡斯特太太，有没有什么法子对付我房里的苍蝇？它们……”

她笑得挺乐的，还捏了杰米的腮帮子。“迈玛格提格。你很快就会习惯了！等着吧！”

开普敦的卫生设备既原始又不足。日落时分，百味杂陈的蒸气就像一张带有病毒的毛毯，笼罩整座城市。实在是令人难以忍受，但杰米知道他必须忍耐下去。在他离开之前，他还需要更多的钱。“在钻石矿区，没有钱就活不下去！”曾经有人提出如此的警告，“即使呼吸，他们也会向你收费。”

抵达开普敦的第二天，杰米找到一份为货运公司驾驶马车的工作；第三天晚饭后，他另外开始帮一家餐厅洗碟子。他把藏起来收好的残羹剩饭带回住所，以此果腹，但这些食物尝起来味道怪怪的，于是不禁怀念起母亲的韭菜炒鸡丝、燕麦大饼和热腾腾的新鲜小面包。为了增加收入，尽管在食物和舒适两方面都牺牲，但他都没有任何怨言。无论是令人精疲力竭的劳动，或污浊的空气，还有整夜吵醒他的苍蝇，一旦下定了决心，就没有任何事能改变他。他感到极度孤单，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，他一个人也不认识，他想念他的朋友和家人。杰米独尝寂寥的滋味，孤独也一步步在侵噬他。

最后，奇迹似的日子终于来临了，他的皮袋装满了整整两百镑。他准备好了，第二天早晨，他就要离开开普敦前往那个蕴藏钻石的地方。

想要购买驶往岩流镇钻石区的驿马车票，得先在码头附近一栋小型木造车站登记，它是由一家内陆运输公司经营的。杰米清晨七点到达那儿时，车站已挤满了人，他几乎无法挤进车站。有上百位寻宝者正争先恐后地抢购驿马车上的座位车票，他们都是远从苏俄、美国、澳洲、德国和英国等地来的，彼此用不同的语言大声高喊，向站在人群中的售票人员要求留些座位给他们。杰米看到一个结实的爱尔兰大汉，气冲冲地从办公室里想推开人群走出来。

“对不起，”杰米说，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没事，”爱尔兰人厌恶地喃喃咒骂，“这天杀的！车票已经卖给六个星期以后了！”他看到杰米脸上失望的脸色，“那还不是最糟的，老兄，这些杂种异教徒竟然每个人要价五十镑！”

真令人难以置信！“一定有别的方法前往钻石矿区吧？”

“两条路，你可以搭荷兰快车，或者用走的。”

“什么是荷兰快车？”

“牛车，一小时走两英里路。在你到达之前，那些该死的钻石早被挖光了！”

杰米可不想延误了挖钻石的时机。接下来一整个上午，他都在找寻其他可行的交通工具。正巧在中午前他发现了。他经过一间写着“邮件站”的出租马车行门前。一股冲动，他走进去，看到一个瘦骨如柴的男子正将一大件邮包塞进双轮马车中，杰米看了他好一会儿。

“对不起，”杰米说，“你要载邮包去岩流镇吗？”

“没错，正装货呢！”

杰米忽然感到一丝希望。“载旅客吗？”